

当代军人风貌丛书

广州军区卷

法卡山与摩天楼

DANGDAI JUNREN FENGMAO CONGS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 033 2363 4

法卡山与摩天楼

尤太忠



• 《当代军人风貌》报告文学丛书 •

法卡山与摩天楼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胡同甲8号）

七二一五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 印张13 · 插页1 · 字数286,000

1987年8月第1版 · 1987年8月广州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6.600

ISBN 7—5033—0023—X/I · 19

书 号 10137 · 190 定 价 2.95 元（平）

3.20 元（膜）

从两个“窗口”采撷来的鲜花

——序《法卡山与摩天楼》

张仲先

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起组织的《当代军人风貌》系列报告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是向建军六十周年奉献的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份厚礼！

广州军区专业和业余的作家们积极投入了这项大型的军事文学撰写活动。他们历经七个多月的深入采访和刻意创作，终于写成此书——《法卡山与摩天楼》。可以把它看作是扼守祖国南大门的几十万指战员，为建设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所作努力的一个缩影！

《法卡山与摩天楼》作为这套报告文学丛书中的一卷，它的书名鲜明地标示了广州军区部队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南国边关，山高水险；两广两湖，地灵人杰，尤其是濒临两个“窗口”：一是战区，正如格言所称许的，战争和战场是认识军人最开阔的窗口。在血与火交迸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之中，站立起一代精英，展现了当代中国军人的崇高理想和奉献精神；一是特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概括的，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开放的窗口”。绿色的军营受惠于开放与改革的清新之风的

吹拂，益发显得生机勃勃。这两个“窗口”多姿多彩的生活和斗争，映照着我区部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此书中的许多作品都是从这两个“窗口”采撷来的水灵灵的鲜花。人民是英雄，广大指战员也是英雄。他们日日夜夜、风风雨雨，创造着平平凡凡或是气壮山河的战斗业绩。他们，有的是在保卫祖国神圣边疆的浴血战斗中献出了生命或青春的勇士，有的是在军事训练、抢险救灾中做出贡献的功臣，有的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的模范，更多的，则是在普普通通的岗位上克尽职守、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人们；他们当中有高中级指挥员，更多的是，基层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军校生、医生、护士、文艺工作者……他们的不平凡，正表现在他们的平凡之中，这本报告文学集的特色和魅力，正在于着力表现了上述这样一些各色各样的人们。因此说，这部作品不是一本单纯反映好人好事的文集，而是透过常见的、普通的人和事，从更广阔、更深刻的意义上，凸现了当代军人的形象和心灵。他们是有血有肉的，因而读起来亲切可信，感人至深。各个层次的读者们都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激励！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要坚持改革、开放、搞活。部队的文学艺术则要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正确方向，坚持“双百”方针，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谱写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英雄诗、正气歌！我想，我区的作家们正是努力实践了这一思想，才写成此书的。

祝愿我区广大专业和业余作家们，以这部书的出版作为一个新起点，继续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从自己脚下丰饶的大地上发掘，勤奋笔耕，为军事文学的勃兴作出新的奉献！

当代军人风貌

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为本套丛书的题词

目 次

从两个“窗口”采撷来的鲜花（序）	张仲先
法卡山与摩天楼	张 波 (1)
横空出世	李超贵 (34)
军校敢死队	金绍任 (66)
来自天堂的回音	何继青 (101)
红颜色 绿颜色	节延华 (114)
小岛对面是澳门	岳恒寿 (140)
北纬 18° 线上的剪辑	孙 涣 (167)
军中女性	雷 锋 (199)
他是多彩的人	张世黎 (230)
最高追求	成 平 (262)
美的天使	杨永辉 郑伟燕 (280)
微型分居	钟信海 江 水 (298)
军官 少女 白云山	高凯明 (308)
险些第二	肖群刚 陆永昌 陈培学 (324)
长歌当哭	张 为 (357)
一团火，在白云深处燃烧	崔洪昌 (368)
奇 行	陈培学 白 岚 (393)

法卡山与摩天楼

张 波

法卡山，一座曾经是默默无闻却因一场血战而举世瞩目的山峰。

沙头角，一个今天已闻名于世而昔日连名字也不曾有的特区小镇。

请稍稍调动一下你的形象思维，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画面——一边，猫耳洞与堑壕相连，战火硝烟；一边，摩天楼与南海相映，灯光璀璨。

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许正是今日中国人生活画卷的两端。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中巴”从状如弯弓的沙头角海湾弹出来，射向法卡山。它的车辙，将在这两点之间划出一条直线。

在此之前，这条直线曾多次出现于沙头角区委副书记叶雄巨和宣传部长张省轩的脑海里。不久，它将深深铭刻在“中巴”的二十八位乘客——深圳市沙头角区青年赴法卡山学习参观团每个人的心中。

这条直线的意义，显然是不能用“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几何定律来估价的。它的价值在于——它使猫耳洞与摩天楼之间、特区与战区之间、前方与后方之间、生活在不同环境的同一代人

之间飞起了一道理解的彩虹。

一、关于“法卡山一日游”的设想

我追踪着特区青年的足迹来到法卡山。在十月间一个濛濛的雨夜里，法卡山守备连精悍的指导员舒顶明给我抱来了一摞十六开硬面抄。这些厚厚的本子里记载着近几年来到法卡山参观过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留言。这数以万计的人们不但来自全国各地，而且还有朝、蒙、日、缅、泰等国的侨胞，工人、农民、个体户、干部、学生、港澳同胞、文艺工作者……男女老少一应俱全。显然，来自沙头角的特区青年既不是第一批也不会是最后一批来访者，对于这个情景，稍稍改动一句古老的格言，便可以成为真实的写照——“条条道路通法卡”。

这大约是我军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记录，从来没有一个处在战争期间的阵地会有这么许多人来参观过。法卡山守备部队的干部战士不得不在完成繁重的防御作战任务的同时担负起接待任务，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使今天的法卡山人个个初具外交官的风采。他们迎送的来宾上至党的高级领导人下至读小学的儿童，他们必须为每一批来访者的绝对安全负责——从凭祥市开始设交通调整哨，哨兵戴着雪白的手套挥动起红黄两面小旗，派出潜伏分队在通向越境的路口、山谷埋伏，以避免越军特工队的袭扰，强大的炮群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压制敌人的火力。来宾们上得山来，照例会在连队门前受到列队欢迎，战士们向来宾献上鲜花，给他们戴上法卡山纪念章，连队干部陪同他们步入会议室介绍法卡山概况，并参观满墙的锦旗和装满慰问品的展品柜，然后

攀上主阵地追忆当年鏖战的场面，再然后可以在中央领导同志留影的地方拍照留念……，一整套仪式简直无懈可击。我在山上那天，恰逢广西各地、市委书记们前来慰问。我听见某团李团长认真地叮嘱着准备列队欢迎的战士：“小心一点哟，别纪念章莫扎了人家的肉。”战士们则回答：“放心吧。夏天的时候给姑娘们往柔姿连衣裙上别都没事儿，早熟练了。”说得自信而轻松。

在山下的团部，我曾向政治处主任汪阳生谈起过我的不解。“法卡山快成了旅游区了。那本‘法卡山一日’应当加一个字，叫‘法卡山一日游’。”年轻的政治处主任笑了，他反问我：“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一句话犹如醍醐灌顶。是啊，这样有什么不好呢？让祖国人民多了解一下这块浸透着鲜血的英雄土地和那些打仗时如龙似虎接待时举止有礼的英雄战士有什么不好呢？让我们追随特区青年一起去看最前沿的五号阵地吧，眼前这个山坡平缓地伸延到越南境内，当年，越军就是从这个山坡像一群群疯狗一样爬来妄图侵占我们的法卡山，也就是在这个山坡上，我军一个班全部壮烈牺牲。几百敌尸腐烂后与大量炮弹爆炸产生的硝酸盐相互作用，使山坡上的草木疯长，这茂密的草木证明着那场残酷的战斗，来看看新修的工事吧，挖出来的子弹、手榴弹、炮弹尾翼以及残破的水壶、腰带还有累累的白骨会向你诉说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来看看战士们住的坑道吧，那黑暗潮湿狭小的坑道会使你看到我们的战士明亮而宽阔的胸怀，伸出手来摸摸战士们的被褥，你立刻会明白为什么特区女青年禁不住潸然泪下；来听听舒指导员平静地说几个数字吧，“全连百分之五十的人住坑道，三分之一的人常年吃冷饭冷水，百分之三十的人患有三大病：肠胃炎、皮

炎、风湿……。然而也就是这些平平凡凡的战士在炮火间隙里植树栽花，把祖国交给他们的这座山峰装点得美丽无比。你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只要法卡战士在，敢人休想度关山”，“岗上有我在，身后万家灯”。

在沙头角，我曾到特区青年参观团成员之一张惠雄家里作客。他和他新婚的妻子端出了美国的葡萄、瑞士的奶糖以及“万宝路”香烟。我边吃边打量着这个温暖的小家，正如屋内那株名叫“富贵竹”的植物名字一样，室内处处可见富贵的气派：东芝冰箱、星牌彩电、“马兰士”组合音响。然而，张惠雄却突然对我说：“我总也忘不了猫耳洞里的战士……”

我不得不对我心目中的法卡山加以调整。我想，经历了八一年血战和八四年炮战而相对平静的法卡山，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战场，它的内涵已大大拓展了。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理解动力场的圆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着强大的势能，也许，这才是今日法卡山的主要意义所在。那么，就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吧，象特区青年这样，为了追忆昨天的战斗，为了目睹今天的这一切，更为了相互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出版一本“法卡山一日游”倒不是一句玩笑话呢。

二、法卡山和摩天楼的对话

深圳。一个微风斜雨的日子，沙头角区委宣传部的李天明同志陪我登上了五十三层楼的国贸大厦。当高速电梯向天空升起的时候，这位出演过多部电影电视剧的前南京部队话剧团演员用他浑厚的男中音对我说：“你看，地平线在倾斜。”果真，透过巨

大的玻璃窗，我看到地平线迅速地向外倾斜。此时，我才懂得了摩天大楼对于人类的意义——一种对自然的征服。

法卡山。我同样冒着细雨随着连队军医李进军走入了战士居住的一个“短洞”。这个约有两张乒乓球台大小的坑道里，住着一个班共十一名战士。十一块地铺紧紧相连，床前是洞外雨水汇成的小河。在这之前，我曾在另一个前沿阵地的坑道里住了四夜，出来后，最直接的效果是长了一身皮炎。

“法卡山”和“摩天楼”——两个世界。

然而世界真小——那辆“中巴”三天时间就将来自摩天大楼的特区青年送到了猫耳洞前。

坐在这辆“中巴”里的青年无疑都是挺兴奋的，然而每个人的兴奋点却不尽一致，有的是为一种类乎探险般的神秘感所兴奋，有的是为能在众多青年中选中了自己所兴奋，还有的青年的兴奋就比较深刻了——“我要去亲眼看看，边防军人是不是象报纸上讲的那个样？”

于是，“法卡山”和“摩天大楼”开始了对话——

摩天大楼——八十年代的青年应该懂得享受，你们怎么看？

法卡山——我们同样希望有舒适的住房、美酒佳肴、公园漫步、月夜情话……，但是，为了让大多数人能享受到这些，我们必须暂时忘掉它。一个国家总得有人来保卫，换了你们也会这样想。

摩天大楼——你们钻坑道、蹲猫耳洞，苦不苦？

法卡山——苦是苦，可一人苦换来万人甜，值得。这几年是我吃苦保卫别人，可从前今后不是别人吃苦保卫我吗？拿一个家

庭来说，我吃苦，可父母兄妹就可以安心工作学习，该吃就吃，该唱就唱，一个国家也是这个道理。这样想，苦也就不算什么了。

摩天大楼——你们怎么看流血牺牲？

法卡山——社会在进步，越来越美好的生活使得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姑娘们要各式各样的化妆品，老人们希望延年益寿，每一个人都愿意让漂亮的时装使自己显得生气勃勃……。我们也是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我们也懂得活着并愉快地生活是美好的，更懂得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个最平凡的真理。但是，国家的青春、民族的生命比个人的青春和生命更重要，当它们遭到侮辱和侵犯时，我们有责任贡献出自己。

摩天大楼——你们每个月只有那么一点津贴费，对此怎么想？

法卡山——战场上只有硝烟，没有铜臭。打仗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捍卫的是祖国的尊严，这些都是无价的。我是个炮手，那天我打了四十多发炮弹，算一下是三千多元。这都是后方人民的血汗啊。

.....

对话的双方都是坦率和真诚的。生活在两个迥然不同的环境里的同一代青年的心灵撞出了火花。人是需要理解的，法卡山的军人用自己的实践赢得了理解，也赢得了尊敬和信任。看看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吧，童心无欺，孩子们的信幼稚得可笑，天真得可爱，也真实得可信——“冬天里，爸爸妈妈买了一些衣服给我，在夏天里，妈妈买群（裙）子，这一切都是你们的功劳。”——四年级何艳秋。

“解放军叔叔，可能我每天吃得比你们好，我还常常挑食，胖（肥）一点的猪肉还不吃，我下决心向你们学习。”——何志勋。

.....

还有一位名叫何怡的小朋友的口气可就大了，他毫不客气地“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们！”法卡山的战士则预祝他长大当总理。

当然，在法卡山我也听到了一些我自己难以理解的事。比如，某省的一个个体户慰问团上得出来，匆匆发给每位战士一支烟、一块糖便打马回营。还有一个全部由干部组成的慰问团，他们争相在中央领导同志留过影的地方拍照留念，却没有一个人同近在咫尺的战士们握握手，说一句“辛苦了”这种起码的话.....。当我对这些人和事表示愤愤不平的时候，法卡山的战士却同我这样说——不，不，你不能指责他们。我们希望得到理解，但不能要求人家都理解，更不能要求别人的尊敬。我们理解自己肩上的责任，理解法卡山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就能打胜仗。后方的人们能想到我们，我们很高兴。后方的人们淡忘我们，我们同样也高兴。因为，正由于我们在这里保卫了和平安宁，后方的人们才有忘掉战争的可能。干吗让人家在说悄悄话的时候还要想到猫耳洞呢？干吗让人家抹口红的时候还要想到你身上的皮炎呢？再说，那些个体户和干部能千里迢迢跑到咱法卡山来，本身不就是一种理解吗？有这功夫人家去风景区旅游还不是可以？他们拍了照片，会对别人说：“看，这就是法卡山，”这不也很好吗？当然了，要是他们来和我们握握手，说几句话那就更好了。糖嘛，人家大老远送来也够不容易的，尝尝就行了。那天，我吃了，挺甜的.....。

三、古代战场上的思考

特区青年来到了友谊关。在这个昔日的古战场上，他们凭临瞻眺，但见赤壁摩天，层峦叠嶂，崔嵬雄奇，数百里越境奔来眼底。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边防军人在这里设险守国，戍边尽忠。轻风徐来，隐约可闻鼙鼓动地、寒角呜咽，木棉如火，似乎可见壮士英雄、血透征衣。特区青年们咀嚼着历史，品味着今天，那关楼上和关楼边石板地上及公路旁的累累弹坑，沉默地证明着背信弃义者的卑鄙；而那些与他们同龄的边防战士，那系着红领巾的炮管，那骄傲地飘扬在南国丽日蓝天下的五星红旗，又无声地宣告着一个共和国无比神圣的尊严。特区青年们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当他们听说“法卡山英雄营”所在团恰好要举行一次军事演习的时候，便主动请缨。部队首长竟也一口答应了下来——也是一种理解吧。

一场绝对区别于冷兵器时代的战斗将在这古战场上展开。

参谋部门连夜修改了演习方案。他们必须为“特区部队”安排一个适当的战场。新的演习方案赋予“特区部队”的任务是极为重要的——攻占我主攻部队的右翼山头，掩护我军的侧翼安全。一个新的步兵排组建了，作战参谋周坤胜奉命担任排长，他将指挥十名素质良好的战士组成的班，以及由六男五女组成的特区青年班，后者是地地道道的新兵。

这个男女混编的步兵班配发了全套装备——班用机枪、冲锋枪、水壶、挎包……，只有子弹是令人遗憾的，是那种没有弹头的空爆弹。尽管如此，特区青年们也是喜出望外了。他们背上冲

锋枪戴上钢盔，顿时觉得自己英武照人。有的女青年则摘下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镯，以至于张省轩部长只好当了“跟班”的角色，在观战时始终拎着一个装着金手饰的手绢包。

“特区部队”进入了潜伏地域。对此，部队首长指定潜伏时间为十分钟。即使是短短的十分钟，也足以使特区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沙头角，公安分局女团总支书记时霞和商贸公司女团总支书记曹畅曾对我说：“那十分钟一动也不动，蚊叮虫咬，热得汗流，让我们理解了战士。战士们打仗时常常一潜伏就是一昼夜啊。”

信号弹腾起。炮群开始向“敌”阵地实施覆盖射击。爆炸声震耳欲聋。“敌人”开始反扑了——特区青年们前后左右连连腾起爆炸产生的烟柱，面前的“敌”火力点吐出火舌……。周坤胜指挥着自己的一个排开始运动，开辟雷区通路、对抗射击、攻击敌高地、消灭堑壕之敌、狙击敌反扑、抢救伤员……，他不禁暗暗叫好了——特区青年竟然老练而漂亮地完成了一个个战术动作，显得颇有素养，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个十一名战士是演习前才学会开枪的。

担任机枪手的沙头角物资公司的张启辉和他的弹药手——女广播员陈颜配合得天衣无缝，机枪连连向担任假设敌的人影开火。事后，张启辉告诉我，他当时就记住了周坤胜的一句话，“你们用的是空壳弹，三米之外，你就照着人打。”他把他在演习中拍摄的照片一一拿给我看，讲给我听，那神情，颇有一点“遥想公瑾当年”的陶醉。

体态娇小的叶蕙莲也许听见鞭炮就会捂住耳朵的，但那天她却拉响了一个个炸药包，炸药爆炸的气浪使她滚出了好远，爬起

来端着枪居然第一个冲上了“敌”阵地。在沙头角的实业发展公司办公室，我见到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真担心那个沉重的钢盔会压断她那纤细而美丽的脖颈。这是一个爱俏的姑娘，打扮入时。人家告诉我她办公室里也放着两双高跟鞋，上下午各换一双。然而我却听她说，她认为她所有的衣物中，最珍贵的是一条在演习中穿过的白裤子，上面浸满了黄色的泥土和绿色的草汁——美和勇敢多么和谐地在她身上溶为一体啊。

胜利的喜悦和高强度的运动量使得特区青年瘫坐在高地上，轮流喝着水壶中剩下的水。这时，周坤胜令人扫兴地透露了一个秘密，原来人家主攻部队攻击的那个高地才落的是真炮弹，这里，不过是一些炸药包罢了。对此，特区青年忿忿不平地说：“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真炮弹？！”真是委屈极了。

不过这委屈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继而在他们心头涌起的是胜利、成功、强大、尊严、祖国、军人……等等体验的“复合混合物”。他们在枪炮声中，在这古战场上初步懂得了为什么要有战争，要有军人，要有边防。这里，我想起这次采访的前前后后，曾不止一次在一些年轻的大学生口中听到过关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关于长眠于烈士墓的死者的价值、关于所谓反战情绪……等等不无见地的直言。老实说，这也是我自己一直不敢正面硬碰的问题。然而在沙头角，这些从前线归来的特区青年们却用他们的切身感受启发了我，他们在前线的日子里真实地感到了由于有一个强大得令人不敢小视的祖国、有一支强大得战无不胜的军队、有一条坚固得不容他人插足的边防线而产生的自豪、自信和自尊。在与法卡山毗邻的金鸡山上，他们在我军阵地旁看到了修建于光绪年间的古炮台，那尊德国克虏伯十二吨大炮几乎完好无